

梅 湘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
美编/何朝霞 校读/李乐



插画/何朝霞



长的老农，哪
里有官威赫
赫的知州？

隔着陈旧的
岁月，在一首又一首《长沙
劝耕》诗里，仍能看见真德
秀一袭布衣，坐在潭州春种秋收
的田埂上，擦一把汗水，喝一碗
凉茶，与农人侃侃而谈的样子。

那时，湖湘之地水旱灾害频繁，百姓常常因此遭受饥荒之苦。嘉定十七年（1224年）夏天的长沙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，即便民众在真德秀的带领下利用星罗于田间地头的陂塘积极抗旱，但不过是杯水车薪。陂塘很快就见底了，正在灌浆期的稻穗在炽热的阳光下虚弱得像没精打采的孩童。站在湘江亭上，心急如焚的真德秀对着泪涸的湘江水不停自语：“洋洋湘流，神龙适宅。盍哀斯人，亟沛之泽。膏我田畴，活我黍稷。庙于江神，维以报德。”说来也奇怪，就在当晚，整个潭州大雨倾盆，下了近一个时辰。旱情缓解后，真德秀效仿朱熹曾经设立社仓的做法，在潭州12个县设仓，每仓都储藏数万石粮食，以预防水旱灾害造成的饥荒。另外，还没赈给制和义阡，专门对潭州一部分无力承担葬葬、婚嫁、生养子女的贫苦百姓给予救济。真德秀任职潭州两年后，长沙再一次呈现出“游女似京都”的繁华，给后人留下了无限念想。而真德秀则融入了长沙城的地名和掌故中，在坊间流传。

肆 “尽道武陵溪上路，不知迷入江南去。”烟霞本成癖，况复游名山。举手招白云，欲纳怀袖间。咄哉亦痴绝，有著即名贪。振衣遇长风，浩浩天地宽。”好风一夜扫阴霖，涌山群山紫翠深。眼界豁然因有觉，六尘空后见真心。”潭州终不是临安，湖湘也终不是曾德秀的世外桃源，无论是武陵溪上的幽径，还是山顶上的白云，抑或上封寺的风，都不能避开南宋后期的风云变幻。

嘉定十七年九月，真德秀先是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读，数日后改任礼部侍郎，兼直学士院、侍读。在潭州的两年多里，与僚属商讨政事，与农人共话桑麻，与士子谈论经学义理，还有老学官还没有重新翻修呢，怎么舍得就离开？直到寒风阴雨的腊月，在朝廷的不断催促下，屡次推辞不得的真德秀才携家眷离开潭州任所。前来送行的学正钟景仁握着真德秀的手，仿佛读懂了他眼里的遗憾。

宝庆元年（1225年）六月，真德秀到达临安，此时的赵竑已经在“湖州事变”中自尽身亡。作为赵竑曾经的老师，又怎么甘于与乱臣贼子同朝为官？于是，真德秀一到临安就“湖州事变”为赵竑鸣冤，与魏了翁、张忠恕、胡梦莹、洪咨夔等大臣不畏权相史弥远的倒行逆施，冒死直谏。最终，众人纷纷被贬，这年十一月，真德秀以“奏札诬诋”之罪被落职罢祠。目睹此次事件的全过程，豪放派诗人刘克庄被真德秀等人深深感动，写下了著名的《落梅》。

当史弥远等人读到诗中“乱点莓苔多莫数，偶粘衣袖久犹香。东风谬掌花权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张”时大为惊恐，旋即，《落梅》被禁，刘克庄也一同被罢官。

这一去，南宋的庙堂上少了一众净臣，理学界多了几位大儒。

回到老家浦城后，真德秀“博览精思”，和门人刘克庄、汤汉、徐华老等在西山精舍著书立说，先后完成了《大学衍义》43卷、《西山读书记》61卷、《文章正宗》20卷、《心经》和《政经》各一卷等。“亦如西山赋招鹤，无鹤可招也不恶。”闲居西山的7年里，有书可阅，有鹤可招，当然还有绍定元年初夏的那一场梅雨，梅雨中邮差那一声清脆的驿铃，和那一篇横亘在湖湘文化里的《潭州大成殿记》。

开来之鸿儒……
学，真德秀是继
谋国之名臣；
世，真德秀是南
学思想在湘江
畔执著的脉搏。
到真德秀经世致
能洞穿近800年
成殿记》，彷彿就
牌楼上的《潭州大
抚镌刻于文庙坪
郁的长沙城南，轻
穿过依然文气浓
之门，学扁揭焉

「彻其陪廈，敞
六楹。昔之暗郁，
倏焉亢爽；列戟

为新宫，凡二十有

「彻其陪廈，敞

六楹。昔之暗郁，

倏焉亢爽；列戟

之门，学扁揭焉」

“长沙一别两悠悠，梦想清湘带橘洲。欲寄行人数行字，行人不作置书邮。”“三湘七泽云连水，短棹意行无远迩。”“挥毫当得江山助，不到潇湘岂有诗。”真德秀知道，他将去的潭州是朱熹念念不忘的地方，是前左丞相周必大精研学术、印刷各类典籍的地方，亦是陆游向往的人文荟萃之所，更是湖湘经世文化的源头。

长沙，长沙，你是一个怎样的存在？深秋的长江水瘦天长，一叶行舟，载着真德秀修长身躯和满怀思索，从临安出发，溯江而上，缓缓驶入壮美的湖湘文化的历史长卷湘江之中。

“濯足夜滩急，晞发北风凉。吴山楚泽行遍，只欠到潇湘。”自长江入浩渺洞庭，过洞庭沿湘江直抵长沙，橘子洲秋色正浓。一路饱览潇湘的湖光山色，一路遥想当年张孝祥在泛舟湘江时，是否也有相似的惆怅？“偶泛长沙者，振衣湘山岑。烟云渺变化，宇宙穷高深。”遥想那年朱熹停舟江边时，是否也有初识潇湘的欣喜？从朱张渡口登岸，回看一江之隔的岳麓书院，真德秀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“朱张会讲”时数千学子同渡的盛况，还能看见朱熹和张栻两位大儒并肩而行，相互探讨、唱和的背影。

在潭州，除了给僚属立下“律己以廉，扰民以仁，存心以公，莅事以勤”的16字箴言之外，真德秀最关注的还是农事，甚至下到田间地头了解民情。

“是州皆有劝农文，父老听来似不闻。只

为为空言难感动，须将实意写殷勤。”次年春天，尽管真德秀发布了一系列劝导和鼓励农耕的政令，眼看着春耕季节越来越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老百姓似乎仍有些无动于衷。真德秀想，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于是，他换上粗布衣裳来到一处田庄，看见偌大的一块水田里只有一人一牛在劳作。他挽起裤腿，安静地坐在田埂上，等到田里的人累了回到田埂边喝水小憩的时候，便与之交谈起来。原来，因为粮食是制酒的主要原料，历代的酒税钱均摊到了田亩，按亩征收，俗称“榷酤”；还有一种

“和籴”，起初是朝廷为了储备军粮或赈灾粮，从老百姓手中收购余粮，到后来就成了强制摊派，而且数目还大大增加了，所以，不少百姓宁愿去逃荒，也不想种田了。

真德秀把这些哲思融进自己的理政之中。

转眼就是除夕，这一年岳麓山的梅花开得格外素淡，真德秀登上橘子洲头那座被刘长卿、元稹、孟宾于以及朱熹等历代文人墨客吟咏过的湘江亭，凭栏而望，湘江如带，岳麓如黛；江面舟子，江岸梅花。初到长沙的真德秀面对这潇湘风物，想到自己这次外放潭州的前后曲折，想到被污为“伪道学”的程朱理学，百感交集：“先自冰霜真态度。何事枝头，点点胭脂。莫是东君嫌淡素。问花花又娇无语。”看着这位名满京华的新任上司填完这首《蝶恋花》词，待在一旁的潭州12位县令纷纷喝彩。而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，还是潭州知州，他把与下属们第一次集体见面的地方选在这湘江亭上当然自有深意。

“田里功夫著得勤，翻锄须熟粪须均。插秧

更要当时节，趁取阳和三月春。”“闻说陂塘处多，并工修筑莫蹉跎。十分汲取盈堤水，六月骄阳奈汝何。”“千金难买是乡邻，恩意相欢即至亲。年若少时易敬老，家财足后合怜贫。”施肥、插秧、修整水塘，灌溉抗旱、邻里融洽……在真德秀这些平白如农谚的劝耕诗里，只有语重心

长的老农，哪

里有官威赫

赫的知州？

隔着陈旧的

岁月，在一首又一首《长沙

劝耕》诗里，仍能看见真德

秀一袭布衣，坐在潭州春种秋收

的田埂上，擦一把汗水，喝一碗

凉茶，与农人侃侃而谈的样子。

那时，湖湘之地水旱灾害频繁，百姓常常

因此遭受饥荒之苦。嘉定十七年（1224年）夏

天的长沙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，即便民众在真

德秀的带领下利用星罗于田间地头的陂塘积极抗旱，但不过是杯水车薪。陂塘很快就见底了，正在灌浆期的稻穗在炽热的阳光下虚弱得像没精打采的孩童。站在湘江亭上，心急如焚的真德秀对着泪涸的湘江水不停自语：“洋洋湘流，神龙适宅。盍哀斯人，亟沛之泽。膏我田畴，活我黍稷。庙于江神，维以报德。”说来也奇怪，就在当晚，整个潭州大雨倾盆，下了近一个时辰。旱情缓解后，真德秀效仿朱熹曾经设立社仓的做法，在潭州12个县设仓，每仓都储藏数万石粮食，以预防水旱灾害造成的饥荒。另外，还没赈给制和义阡，专门对潭州一部分无力承

担葬葬、婚嫁、生养子女的贫苦百姓给予救济。

真德秀任职潭州两年后，长沙再一次呈现

出“游女似京都”的繁华，给后人留下了无限

念想。而真德秀则融入了长沙城的地名和掌故

中，在坊间流传。

真正明了儒家之道，而不是儒名墨习。

“自古楚有材，鄙陋多美酒。不知樽前客，更

得贾生否。”“古之读书，凡以为已。躬行孝悌，由义而仕。”一身儒衫的真德秀在学宫大成殿的廊檐下，细读着王安石为这座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由庙学改建而成的学宫留下的诗文，一边暗暗赞叹，一边环顾显陈旧的建筑，听着学宫的木铎声掺杂着庙宇的钟磬声传入耳际，隐隐感觉到一丝违和。是啊，天地、君臣、星辰、河岳、草木、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道，儒有儒道，佛有佛道……此刻，在真德秀心里萌生出改修学宫的想法，“徒以儒者之官而杂浮屠之制，犹思正之”。

祭祀典礼上，面对朱洞、周式、刘珙等湖

湘先贤的画像，真德秀再次向学子们细数湘

学的源远流长，鼓励学子们多读朱熹、张栻的

书以明经明道，期待学子们在下半年的秋试

中应试及第，入世一展经世之才。

“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，未有出湖湘之右者。盖前则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湘潭，以其心悟

独得之学，著为《通书》……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

闻于程氏者，设教衡岳之下，其所为《春秋传》……

其子致堂、五峰二先生又以所著《论语详说》《读史知言》等书，皆有益于后学。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于兹，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。二先生之学，源流实出于……今秋试之期尚远，群居暇日，正当培养义理之源，务求有用之实。”

长沙的学子们果然不负真德秀所望，一篇

篇洋洋洒洒，倡导学以经世，学以致用的《潭

州劝学文》还在长沙学宫的梁檩间回荡，秋试

的捷报就传到了潭州。“真公，真公，中了，中了！”正在田间躬身秋收的真德秀听见叫喊

声，直起身，望着田埂上手舞足蹈的学正钟景仁。听闻喜报的真德秀和钟景仁来到学宫，向学子们送上祝贺与期许，欣然写下《长沙新第呈诸学士》：“莫清彼濂江，莫峻彼衡岳。澄光挟秀气，日夜相回薄。月吸珠含胎，虹贯玉生璞。子方有苗裔，温然粹而悫。一童与三何，双凤两鸞鳩……良才国之宝，一见我心乐。”

几度“嗟余听鼓应官去”，几度“走马台类转蓬”，潭州，也许只是真德秀变幻起伏的宦海中的一个顿号。那一文一说一记，不过是

众多著述中的薄薄几页，但真德秀和他的诗文注定会刻在长沙的记忆里，成为打开湖湘

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组密码。

先自冰霜真态度

关
晖

文脉长沙

“闲中意趣定何如，静
把陈编自卷舒。希圣希贤真
事业，潜天潜地细工夫。”无

边的梅雨，打湿了绍定元年（1228年）的东南蒲城，也打湿了南宋半壁江山。年过半百的真德秀手中的毛笔一寸寸地滑过案上铺着的宣纸，一首散发着墨香的《闲吟》也开始慢慢在纸上氤氲开来，像此时的天气，像南宋波诡云谲的政局，更像真德秀此时的心情。因专权的史弥远构陷而被革除所有官职，回到浦城老家赋闲的真德秀，除了开设书院讲授程朱理学，便是在西山精舍里专心修撰被誉为“格物致知之谱”的《读书记》《大学衍义》《文章正宗》《心经》等理学和文学专著，也偶尔随感而作几首诗词以遣怀。

“西山先生在否？”邮差的一声询问和着清脆的驿铃穿透雨幕，惊醒了沉浸在无边思绪中的真德秀。“在！”只见真德秀三步并作两步迎至门前拱手一揖，喊了个喏，双手接过邮差递来的两个信封。小心拆开一个，是现任潭州长沙知州曾孝序的书信，告诉他长沙府学官的翻修概况，以及邀请他回长沙为刚刚完工的长沙府学官写一篇记文，再拆开另外一封，老朋友潭州学正钟景仁熟悉的字迹跳入眼底：“自候之莅吾土也，尝一新其学矣，而斯独未之及意者，其有待乎？愿有以识之。”

还是老朋友懂我啊，当年自己在长沙劝导百姓勤于农耕，兴办教育推行经世理学，可惜还来不及对学官进行修缮就离任了。这次学官能在曾公的主持下得以修葺，也算是弥补我在长沙留下的遗憾了。看完信的真德秀一边在心中暗暗感慨，一边兴冲冲地收拾简单的行囊。

时隔四年，再回潭州，看着蝉鸣深树，修竹婆娑；看着和暖的南风拂过眼前修葺一新的长沙府学官，听着莘莘学子的琅琅读书声，这正是自己当年想做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啊！面对此情此景，真德秀不由得轻轻吟哦起先师朱熹《四时读书乐·夏》云：“修竹压檐桑四围，小斋幽敞明朱晖。昼长吟罢蝉鸣树，夜深烬落萤入帏。北窗高卧羲皇侣，只因熟读读书趣。读书之乐乐无穷，瑶琴一曲来熏风。”

故地重游，湘江水依旧清澈，岳麓山依然俊秀，湖湘学风更加浓郁。在整修一新的学宫，真德秀欣然挥笔写下了《潭州大成殿记》：“资政殿学士清源曾公，以庙堂之旧作牧于星沙。厚重镇俗如岳之弗摇，清明鉴物如湘之不波。岁及期而百度修，众志服环，九郡五十城帖然无事，思所以驱其人于礼义之域。顾黉宫先师之位在焉，而庙殿规模殆美淳屠，公为蹙然弗宁。彻其陪廈，敞为新官，凡二十有六楹。昔之暗郁，倏焉亢爽；列戟之门，学扁揭焉。眞德秀弗弟，別为大门，扁其上。于是官墙外内巍然焕然，应图合法。既又斥其贏财，甃旧路，复射圃。起宝庆三年冬，明年夏月告成……”

真德秀想起7年前就任潭州知州时的桩桩往事，想起自己4年前离开潭州时的不舍与无奈，归去来兮之间，有多少宦海浮沉？有多少身不由己？他已无法细数了。

还记得庆元五年（1199年），年方弱冠，“长身广額，容貌如玉”，胸怀程朱理学的自己进士及第，授南剑州判官，开始经世梦想；还记得嘉定九年（1216年），38岁的自己通过开仓放粮、补种自救、弹劾贪官等一系列措施，江东旱蝗灾害终于稳定下来。这一天，是真德秀结束江东赈灾回京复命的日子，听说他要走，无数老百姓很早就扶老携幼守候在广德（宣城）郊外通往临安（杭州）的官道两旁。

“不要是大人您，我辈这些人也早就和坟墓里的人一样了呀！”指着路边的一座座新坟，一位衣衫破旧却并不整洁的乡儒紧紧拉住真德秀的手。看着老人颊上深刻的沟壑和劫后余生的泪水，真德秀泪湿衣襟。“岂有脂膏供尔禄，不思痛痒切吾身。”是啊，出身贫寒之家的真德秀又怎么能不知道百姓疾苦呢！回到临安，他上书宋宁宗，历数了朝政的失误，并建议宁宗“广谋兼听，曲尽下情，收天下之心，以合中外之助”。

还记得嘉定十四年（1221年），虽然北方对峙近百年的金朝逐渐衰落，已经无力对南宋产生太大威胁，而这一年，庙堂上那涌动的暗流却让真德秀感到了彻骨之寒。

为母亲守孝期满，回朝时任起居舍人兼王府教授的真德秀负责辅翼太子赵竑。每日除了给太子讲读儒家经典书要义，也是和太子讨论当时的朝政得失。当谈到权相史弥远结党营私、排除异己、独断专行的